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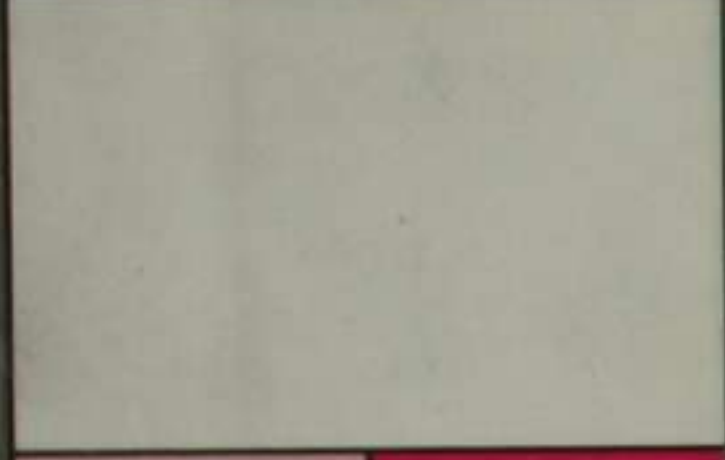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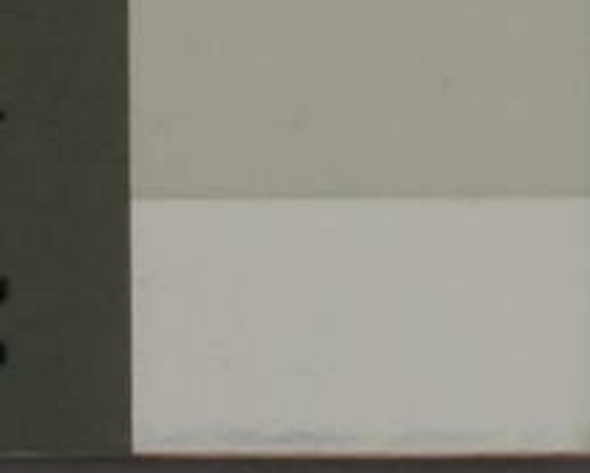
15

B

17

18

19



活幼心法附說

上

中武9  
83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武門  
卷一



活幼心法附說



嘉永癸丑春  
姝原藥室刊

文化文政間。都下有以顧顛醫名者。曰柴田同齋。余于諸侯邸筵屢相會晤。其人通說有氣決。奇患篤疾。治無不驗。余憶其造詣必深。非尋常醫流之比。同齋之後。令嗣伯則克荷堂構。亦以良聞。遂被

特校列于侍醫。既已有年。頃日出  
活幼心法附說二卷。以示余曰。此  
係先人之所著。不肖藏之篋衍久  
矣。每懼一旦就湮晦。使先人之志  
無傳于後。將梓而行。冀子其序之。  
余取而閱之。緣簿確切。皆得之實。

踐。於是愈知同高造詣之深。傑出  
乎時流。而其所以能受盛名。非偶  
然也。蓋聶氏之書。偏于補者也。然  
其所長。固在于補。後學不察。徒沈  
酣其所長。而不知其偏。往之株守。  
以誤人命。今同齋乃開大活眼。能

辨白其所偏。而又使後學能用其所長。則可謂真善讀。顧氏之書。為身。多嘗論之。天地之風氣。必有變遷。或自陽勝。或自陰勝。人之體氣。亦隨而應和。有時多陽。有時多陰者。職是之由。痘瘡一證。數年

前。則概奏功于溫補。其宜清下者。十僅二三。近歲則相反。熱懨疔毒。壅者居多。同齋蓋預有見于此。其識極卓。此編之著。甚有益今日。則痛詎可不速廣其傳。以供保嬰之用乎。余仍從通其成。併題

數言如此。

嘉永壬子臘月十八日江戶侍醫  
尚藥丹波元堅六柔撰



活幼心法附說序

大凡諸痛痒瘡之為毒。未有瘡後不消其  
痕者也。唯痘也。彫肌鏤肉。不滅顆粒之痕。  
甚者變佳麗天質。為醜怪異相。是其毒非  
諸痛痒瘡之。以固不待言。宜哉。其毒症之  
致天橫。亦未有似痘之可甚惡者也。傳曰。  
諸痛痒瘡屬心火。然况其毒症之可惡。非

諸痛痒瘡之凶者乎。痘為梟毒烈火之瘡。可識也矣。是故痘之初証。無不屬實熱。而嬰兒遇此疾。猶就炮烙也。若脆弱之芽兒。有限之氣血。惡能堪其毒火之燔灼。焮熬哉。醫家若不謀驅火毒於其始。而救氣血於其未敗。則不死者殆少矣。我門於此方之道。先人及叔父垂訓示法。詳悉備

至。而治痘之教。必以發表解毒於其初為大要。蓋由于此也。發表以清其表。開痘之出路。解毒以去其實熱。制火毒之凶暴。表氣已清。毒熱亦輕。則嬰兒之氣血。自易舒暢。而後從事于托裡補益。亦隨而易成。其功。灌漿收靨。無不如意矣。若其不則實熱不去。血液焦涸。表氣壅塞。解剝內攻。臨其

期。投補托之劑。亦徒增火毒之煎熬耳。何以望其行漿。若幸至收靨之期。亦或失明痿。癰腫疔蝕。毒氣透骨穿筋。臭穢流連。而欲逐其毒。則體氣衰弱。欲救其虛耗。則毒火煽動。殆將至難下手。是皆不驅火毒於其始之所致。而我門治痘。所以發表解毒為大要。慎其始。而成其終也。嗚呼。發表

解毒。洵不可闕于痘初。然痘之終始。以起發為主。苟發表解毒。不當其機。亦豈有不損其起發者哉。是我曹所誠慎。而自非其術之熟者。則難與言爾。其氏久吾於活幼心法。議論心術。確當切實。可謂得痘科之胃縈者。然而其翁專用溫補於見點出齊之初。而用解毒于痘後衰耗之餘者。似非



其理者。是故吾 同齋先生。論之甚悉矣。  
而所以 先生有彼開此開。爾瀉我補之  
說也。嗚呼。予嘗觀 先生之從事于我道。  
英毅弘達。出其天性。而學術運用之精妙。  
宜通補瀉。長短緩急。無不該至。而特其遇  
痘瘡險危之證。救衆醫不能療者。則斷然  
必先投峻下之劑。猶疾雷不及掩耳。是其

所見。以驅火毒為大要者。而機活之妙。百  
不失一。繇茲而起。髻齡於既死之地者。豈  
啻萬々耶。昔者。予親侍其旁。所窺覩也。其  
下手之神。雖由術之熟。而識之明。然其英  
敏之質。蓋亦出天性者歟。 先生我 叔  
父東海君之嗣。而 永孝伯則君之先君  
子也。今者 伯則君出 先生嘗所述活

幼心法附說者。壽諸梨棗。蓋其志在欲益  
以其慈幼之仁術公於世也。及工成。令予  
序之。嗟呼。予何足序于此書。然予也不幸  
而早孤。恒從家兄及先生而受業。今  
也得題名于此書卷端者。何幸若此。於是  
不顧其拙劣。述治痘之訓之術出于先  
生者。書以為序。自識其幸云爾。

嘉永五年。歲次壬子。冬十一月。

洛南 柴田正雄元春撰



姪 櫻井主稅定一謹書



活幼心法附說序

自有痘書以來。亡慮數百家。緝未能讀其半。然以緝所見。驗諸實事。則莫若聶翁純且粹焉。聶翁之言曰。予唯精思透悟。善通古人之意。而妙用吾心之神。故每能轉禍爲福。起死回生也。後世有能通吾意者。則其神妙出吾右耶。緝也不敏。幼而讀聶翁之書。長而行其術。犬馬之齡。殆垂知命。未能信之於心。實所深愧也。然緝竊有所疑。蓋聶翁之論治方也。務行補助。甚惡解毒。畏懼戒慎。論之者。尤

深切較明也。故雖在大毒之証，必以溫補從事。儼然成功，載在醫按中。豈當時患痘者，血氣素嫩脆，而不勝發表解毒耶？抑毒熱內輕，而外雖稠密紫黑者，而容易解散耶？將聶翁之妙於技，批導神遇，未嘗經肯綮耶？是緝之所大惑也。吾先君子亦屢言之，故今不顧不敏，續先君子之遺緒，繫諸各條下。彼閉此開，爾瀉余補，其源雖異，歸海則一也。參伍相考，古今相照，隨証之順逆，繹病之劇易，以備他日之私用，非敢公諸大方，庶幾不忘家訓云爾。

文化戊寅四月後學柴緝撰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例言

聶翁活幼心法二卷今取上卷而附家說於各論下別作兩卷

上卷諸方錯在論中覽者覺煩今類聚於卷末原本下卷首出或問數條皆敷演上卷論為問難者要屬鄭重又有醫案數條既為成說不復贅一字次有麻疹及諸雜病方法如此等先君既有成書數部今不取也但所取者古今治痘要方十一首及紙撚照法耳出之於類方下

醫書中言氣者多矣。病名姑置焉。曰元氣。曰神氣。曰血氣。曰邪氣。曰熱氣。曰毒氣。曰六氣。曰五臟氣。其他不可枚舉也。六氣猶運氣也。五臟氣。卽臆說耳。皆於醫事無取。蓋元氣神氣者。乃精神也。血氣者。陰陽之所成。而人身中無所不有者也。有之則生。亡之則死。故合精神而謂之元氣。神氣矣。若夫邪毒熱三者。則氣之變也。氣既變。則邪毒熱耳。不復得繫之氣也。故附說中。以精神血氣與熱毒別三者之氣。覽者宜識焉。

世俗以分寸之分。辨別痘之險易。醫亦隨而做之。以二三分爲易証。以五六分爲險証。以八九分爲逆証。大抵目測臆量。故其言人人異。而不知所的據。今新作一法。先以撚紙條作一小圈。徑同身寸一寸。置之於天庭。司空印堂。大陽等緊要之地。而疎密均調之際。數其顆粒。以二三粒者爲一二三分。八九粒者爲八九分。此法也。正的確據。而甚簡易也。學者宜識焉。

寬政壬子。君公留守于坂城。緝從先君子者。

活幼心法附說 例言  
七年客居多暇朝夕奉教始述活幼心法標注  
後改作參翼爾來每值痘之流行照證以正其  
謬或補或削前後易稿數十文化庚午殆將就  
緒猶秘之帳中未遽示人偶爲人所盜去二十  
年之苦心一朝而空不能無恨後數欲立稿而  
塵事攪擾無時於把筆今茲文政戊寅之秋  
君公就藩于長岡緝亦從焉於是幸得多暇再  
修舊業茫乎如隔世所記纔十之五六客居月  
餘四方請診者重仍旁午幾甚於東都緝以爲

如待暇日則沒世窮年殆無卒業時於是斷錄  
叙所記臆以成此稿題曰活幼心法附說至論  
理之精治方之微猶其所未慊居多然懲曩者  
之疎虞遽寫數本而授門下子弟爲旦夕講究  
之資此道也終身之事業不勉礪自強則不能  
至精微噫治痘之道寔難哉今夫痘之疎密一  
也少長異其治少長一也寒暑異其治寒暑一  
也而或治或不治者在宿疾之癘虺與發解之  
中否也相機而作其際不容髮是精微之所以

為難也。我生不能了事，則若子若孫，雖至曾玄，  
獎順匡救，不惜身力，而紹述祖業，則未必無至  
精微之域也。是所希望來者矣。

痘疹活幼心法小引

醫之道，肇自神農，而源於黃帝。其來尚矣。而黃帝  
曰：幼小者，吾不能知也。以是知治幼之難。雖聖人  
之神明，有不徧也。夫人之生也，無論賢愚貴賤，就  
不由幼小而長成，當其幼之時，不能保其无疾，則  
治之不可无法也。至於痘疹，自襁褓而上，人人皆  
不能免，則治之法，尤不可不精也。然而自今以歷  
邇之於古，治幼之法甚疎，而治痘之法尤疎。雖自  
古明哲之士，著論立方，猶未得其竅妙，而況其下



活幼心法附說 小引  
焉者乎。世之庸醫。任其陋識。以用藥。世人不知而過聽之。其夭害生靈也。不可勝計。世之腐儒。率其淺見。以著書。世人不察而悞用之。其夭害生靈也。又不可勝計。夫使兒童夭折。弗遂長年。豈非舉世之大患。而仁者之深憂乎。先大人專心理學。而旁通於醫。予少時嘗聞其訓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慈幼者不可不知醫。於是每乘暇日。博覽方書。精察病情。而於治幼治痘。尤精心焉。蓋因其術之獨難也。是以用心獨苦也。閱歷之多。精思之久。天啓

其衷。豁然深悟其妙理。每用之。家族用之。姻友隨試輒效。有可自信者。不悔庸醫腐儒之淺陋。得以洞察其弊。而救正之。凡前哲之方論。皆得參酌裁決。无有能出吾範圍者。於是寫吾心之所獨悟。而發前人之所未發。取其長。棄其短。矯其偏。救其失。其辨症也。簡而明。其立方也。精而切。著爲一編。命之曰活幼心法。謂以吾之心悟。爲後法。而可以廻生起死也。又附問辨醫案于其後。以志吾言之非无徵。吾法之果可用也。嗟乎。一善成名。君子所恥。

活幼心法附說 卷上  
而況於技乎。予豈以此自表見乎。然而始之苦心於此。聊以自爲不虞其技之精妙。一至於此。而可以救生靈之夭折也。是以不忍自私。而必以公之天下後世也。

江右清江聶尚恆識

痘疹活幼心法附說卷上

明世宗清江久吾聶尚恆原本  
日本中江都芸庵柴田緝人附說  
論受病之源

痘疹之源。有謂兒在胎時。食母血穢而致者。有謂父母慾火所致者。慾火之說出於臆測。固無明據。嘗見孕婦飲食清淡者。生子出痘多稀少而平順。恣食厚味者。生子出痘多稠密而險危。則其病源受毒于母胎血穢。似有明驗。蓋飲食淡則血氣清。

而胎毒輕。飲食厚。則血氣濁。而胎毒重。受毒輕。故出痘少。受毒重。故出痘多。其理易明也。近有好爲奇論者。謂胡人豈無慾火胎毒。而獨不出痘。則此一二說。皆非也。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以中國地對胡地。分四方。則中國屬東南。胡地屬西北。東南屬火。故心火旺。而有痘瘡。西北屬水。故心火不旺。而無痘瘡。又以胡人居中國。則亦出痘。中國人居胡地。亦不出痘。爲證。此論似是而實非也。若痘非胎毒。果因地方火旺而有之。則閩廣等極東南之地。

其人出痘。當至再三。何以一生止一次。與中土同也。意者胡地極寒。其人無屋居。鮮火食。冒風霜。犯冰雪。腠理秘密。若禽獸然。卽有胎毒。當爲別症。不能宣發于皮膚。而爲痘瘡。是以胡人不出痘也。不可執此而謂痘非胎毒也。

痘之源。固難知也。或云虜瘡也。或云父母之慾火也。或云胎毒也。或云瘟疫之別種也。或云地氣之寒熱也。今古聚訟。孰識烏之雌雄。學者雖不知痘之源。而無損於治術也。姑置諸可矣。

夫胎毒潛伏于五臟有觸則發無觸則不發故其發有遲速當其未發時形氣俱泯無可端倪若未燧之火何處尋覓又何可解釋故予以爲古立預解痘毒諸方若無故而逐寇于通都不近理也及其有觸而發則勃然不可禦蓋其毒氣發自五臟實動五臟真氣全賴血氣送毒氣而出之於外運化之而成漿收結之而成痂而後臟腑可安若血氣送毒氣不出則毒氣反攻臟腑如寇作于都城中主者不能操謀奮武逐之出外致令操戈內攻

安得不危故用藥猶如用兵不可不透此理也預解痘毒者固非矣然謂決無預解之法者亦未爲是也今有患痘者於此剛者與柔者均之其症一也而療之難易乃不待論而可知耳故乳哺失節而腸胃不和者鬱火焦燥而肌膚甲錯者須急調治之雖其他微疾使不相犯以待痘之變非啻待痘之變而已亦可以免不虞之夭折矣是緝家祖傳極秘之預解法也若夫血氣與熱毒不兩立者則自然之勢也故補助血

氣而驅逐毒熱者。桂麻蘇葛之於發表也。消黃  
巴石之於解毒也。芫芩歸芍之於中和也。參芪  
丁附之於內托也。皆所以佐主者而操謀奮武  
翦滅毒熱者也。故主者有將將之才。而無利印  
相疑之弊。則蕭張韓英皆開國之功臣也。  
折諸家之衷

治痘之家多矣。劉河間悉用寒涼。偏害非小。至於  
錢仲陽立方。亦以解毒為主。而多用寒涼。少用溫  
補。張潔古王海藏咸宗之。此其意俱本於內經諸

瘡瘍屬心火之一言。故以寒涼瀉火也。厥後陳文  
中立方。力矯其偏。專主溫補。凡痘瘡未出。已出之  
間。諸症悉用十一味木香散。已出之間。諸症悉用  
十二味異功散。其意歸重于太陰一經。蓋以手太  
陰肺主皮毛。足太陰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脾土惡  
濕。故用丁香官桂以治肺之寒。用朮附半夏以治  
脾之濕。二方用之得其當。其效固大。然不分寒熱  
虛實。而一槩用之。則宜於虛寒。不宜於實熱。其偏  
害又可知也。朱丹溪辨之是矣。至丹溪立論。矯陳

氏之偏而取錢氏之長主於解毒和中安表似爲  
的當舉世宗之數百年來無敢議其失者予則以  
爲丹溪治他病多妙論獨於治痘則孟浪而未盡  
其妙儻亦千慮之失乎蓋其矯偏于陳氏而不敢  
輕用木香丁香桂附等熱劑似乎因噎而廢食懲  
羹而吹壑其取長于錢氏而必用芩連牛旁連翹  
之類以監制參芪歸朮等補劑似乎任將而中制  
用兵而外監也其失亦起於泥內經瘡瘍屬心火  
之言而未透其理也

按朱翁陳翁錢翁等之說非不精要也然其論  
証乃踈而立方乃略皆不可與聶翁專門名家  
純粹委曲論當方確者同日而語焉今略舉三  
家之說而備本書之考徵

朱丹溪痘瘡篇

痘瘡分氣虛血虛用補氣虛者人參白朮加解  
毒藥血虛者四物湯中加解毒藥酒炒黃芩黃  
連名解毒藥○凡痘瘡初出之時色白者僂用  
大補氣血○但見紅點僂忌葛根湯恐發得表

虛也。○吐瀉食少爲裏虛。不吐瀉能食爲裏實。裏實而補則結癘毒。陷伏倒靨爲表虛。灰白亦表虛。或用燒人屎。黑陷甚者亦用燒人屎。紅活綻凸爲表實。表實而更復用實表之藥則潰爛不結痂。吐瀉陷伏俱見爲表裏俱虛。○初出或未出時宜預服絲瓜霜拌砂糖乾喫。入朱砂又妙。○痘疹分人清濁。就形氣上取勇怯。○黑陷二種。因氣虛而毒氣不能盡出者。酒炒黃芪酒紫草人參。顏色正者如上治。將欲成就却色淡

者宜助血藥。用當歸川芎酒洗芍藥之類。或加紅花。將成就之時却紫色者屬熱。用涼藥解其毒。升麻葛根黃連黃芩桂枝連翹之類。甚者犀角大解痘毒。○灰白者靜者怯者寒者勇者躁者。焮發者作熱者。全白色將靨時如豆殼者蓋因初起時飲水多。其靨不齊俗呼倒靨不好。但服實表之劑。消息大小便。○痒塌者於形色脉上分虛實。實則脉有力氣壯。虛則脉無力氣怯。輕者用淡蜜水調滑石末。以羽潤瘡上。虛痒

者以實表之劑加涼血藥實痒如大便不通者以大黃寒涼之藥少許與之下其結糞○瘡乾者宜退火濕者用瀉濕退火只用輕劑荆芥升麻葛根之類瀉濕乃肌表間濕宜用風藥白芷防風之類○如痘瘡傷眼必用山梔決明歸芍芩連升麻桔梗作小劑末調服如眼無光過百日血氣復自明○痘風分氣血虛實以日子守之多帶氣血不足虛則黃芪生血活血之劑助之略佐以風藥實則白芍爲君黃芩亦爲君佐

以白芷連翹續斷之類若屬寒陳氏方可用○瘡疹証狀雖與傷寒相似而瘡疹治法實與傷寒不同傷寒所傳從表入裏瘡疹所發從裏出表蓋毒根於裏若下之則內氣一虛毒不能出而返入焉由是土不勝水黑陷者有之毒發於表若汗之則榮衛一虛重令開泄轉增瘡爛由是風邪乘間變証者有之汗下二說古人所深戒也調護之法活血調氣安表和中輕清消毒溫涼之劑二者得兼而已溫如當歸黃芪木香



活心法附錄 卷上  
七  
輩涼如前胡乾葛升麻輩佐之以川芎芍藥枳殼桔梗羌活木通紫草甘草之屬則可以調適矣。但小兒凡覺身熱証似傷寒者若未經瘡痘疑似未明且先與惺惺散參蘓飲或人參羌活散輩熱甚則與升麻葛根湯人參敗毒散瘡痘既出則少與化毒湯出不快者加味四聖散紫草飲子紫草木香湯紫草木通湯或快斑散絲瓜湯出太甚者人參敗毒散犀角地黃湯小便赤澁者大連翹湯甘露飲麥門冬五苓散大便

秘結內煩外熱者小柴胡湯加枳殼最當或少與四順清涼飲若咽喉痛者大如聖湯鼠粘子湯喘滿氣壅者麻黃黃芩湯胸腹脹滿者枳殼桔梗湯二陳加枳殼湯煩渴者甘草散烏梅湯下利嘔逆者木香理中湯甘草乾姜湯陷入者加味四聖散更以胡荽酒薄傅其身厚傅其足噴其衣服併以厚綿蓋之若猶未也獨聖散入麝香老酒調劑或不用酒則木香煎湯若其瘡已黑乃可用錢氏宣風散加青皮主之然而瘡

活幼心法附註 卷一  
疹用藥固有權度大小二便不可不通其有大  
便自利所下黃黑則毒氣已減不必多與湯劑  
但少用化毒湯可也或不用亦可若大小二便  
一或閉焉則腸胃壅塞脉絡凝滯毒氣無從而  
發泄眼閉聲啞肌肉鰲然不旋踵而告變矣其  
壞瘡者一曰內虛泄瀉二曰外傷風寒三曰變  
黑歸腎○近世小兒痘瘡上黨陳文仲用木香  
散異攻散殊不知彼立方之時爲運氣在寒司  
天時令又值嚴冬大寒爲因寒氣鬱遏痘瘡不  
能紅綻故用辛熱之劑發之今人不分時令寒  
熱一槩施治誤人多矣

陳文仲痘疹證治

凡小兒瘡疹未出已出之間有類傷寒之狀其  
瘡疹病證自然憎寒壯熱身體疼痛大便黃稠  
此乃是正病也凡療瘡疹先分表裏虛實若虛  
實不分則無所治如表裏俱實者其瘡易出易  
靨也如表實裏虛者其瘡易出難靨也初覺痘  
瘡可用胡荽酒遠房噴之以辟穢濁之氣則痘

瘡易收。又急調胭脂，用蜜調塗兒兩眼眶，則痘瘡不入眼內。若痘疹已出未出之時，或瀉渴或腹脹，或氣促，謂之裏虛。速與十一味木香散治之。以和五臟之氣。若其瘡不光澤，不起發，根窠不紅，謂之表虛也。速與十二味異攻散治之。以表六腑之氣。若其瘡不光澤，不起發，根窠不紅，或腹脹，或瀉渴，或氣促，是表裏俱虛也。速與十二味異攻散，送下七味豆蔻丸治之。以助五臟六腑表裏之氣。若纔覺傷風身熱，未明是與不

是瘡疹，便宜發散，可服四味升麻葛根湯。若一日至五七日之間，雖身熱，或腹脹足稍冷者，或身熱泄渴者，或身熱驚悸腹脹者，或身熱汗出者，皆不宜服升麻葛根湯。已上四証，宜服十一味木香散治之。若瀉水穀，或瀉白色，或瀉淡黃色者，煎十一味木香散，送下七味肉豆蔻丸治之。若瀉頻多，津液內耗，血氣不榮，其瘡雖是起發，亦不能靨也。如身溫腹脹，咬牙喘渴者，難治。緣水穀去多，津液枯竭，而欲飲水不止者，蕩散

真氣故多死矣。速與十一味木香散救之。若身反發熱煩渴者，宜服六味人參麥門冬散治之。如不愈者，只服七味人參白朮散。若其痂欲落不落，煩渴不止，切不可與水蜜西瓜紅柿等冷物食之。若食之轉生焦渴，或頭溫足冷，或腹脹，或時瀉，或咬牙，致以難愈，速與十一味木香散救之。卽癢，若或悞抓成瘡，膿血淋漓，緣血氣衰，肌肉虛故也。切不可用新牛糞燒灰貼之。其臭穢反觸其瘡，宜用敗草散治之。仍服十一味木香散，加丁香、肉桂煎服。凡痘疹五不治：一、痒場寒戰不止者；二、紫黑色，喘渴不寧者；三、灰白色陷頂，腹脹喘渴者；四、頭溫足冷，悶亂飲水者；五、咬牙氣促，泄瀉煩渴者，皆難治。

錢仲陽五臟瘡疹證治

小兒在胎，食五臟血穢，伏於命門。若遇天行時熱，或乳食所傷，或驚恐所觸，則其毒當出。初起之候，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呵欠頓悶，乍涼乍熱，咳嗽噎噴，手足稍冷，驚悸多睡，宜究其何臟所

發察其何因所起，令乳母亦須節飲食，慎風寒。  
○五臟各有一証：肝臟水疱，色青而小；肺臟膿  
疱，色白而大；心臟癰，色赤而小；脾臟疹，小次癰，  
故色黃淺也；先發膿疱，後發疹子者，順；先疹子，  
後癰子者，順；反此為逆。惟腎無候，但見鼈冷耳  
冷是也。若寒水來侮，故黑陷而耳鼈反熱，為逆  
也。急用百祥丸、牛李膏，不愈者死。○如發潮熱，  
三日以上，出不甚多而熱不止者，未盡也。潮熱  
隨出如早食，潮熱不已，為水疱之類也。一發便

出盡者重，瘡夾疹者，半輕半重也。出稀者輕，裏  
外微紅者輕，外黑裏赤者微重，外白裏黑者大  
重也。瘡端裏黑點如針孔者，熱最劇也。青乾紫  
陷，昏睡汗出，煩躁熱渴，腹脹啼喘，二便不通者，  
困也。有大熱，利小便，解熱毒。若紫黑乾陷，或寒  
戰咬牙，或身黃腫紫者，急以百祥丸下之。復惡  
寒不已，身冷出汗，耳鼈反熱者，死証也。此腎氣  
大旺，脾虛不能制故耳。下後身熱，氣溫飲水者  
可治。以脾土勝腎寒，去而溫熱也。不黑者不可

活心法附言 卷上  
下下則內虛歸腎大抵瘡疹屬陽在春夏為順  
秋冬為逆冬月腎旺盛寒病多歸腎變黑又當  
辨春膿疱夏黑陷秋癩子冬疹子者十活四五  
黑者十難救一○身熱煩渴腹滿而喘便澁面  
赤悶亂大吐此當利小便不瘥者宜風散下之  
若能食而痲頭焦起或未焦而喘實亦可下之  
若五七日痲不焦是內熱也宜風散導之生犀  
汁解之○癩疹作搐為脾虛而肝所乘心火妄  
動風熱相搏也當用括蕁湯瀉心肝補脾土○

瘡黑而忽便膿血并痲皮者乃脾氣實腎邪退  
而病安也及瀉而乳食不化者脾虛不能制腎  
故難治

不知痘瘡雖屬心火却與諸瘡不同諸瘡之毒當  
其初發而未成形可用藥解散內消而愈及其已  
形而未成膿又可用藥逐散未成膿而愈痘毒發  
自五臟必藉血氣送出于皮膚運化之而成膿収  
結之而成痲而後収全功也可內消而愈乎可未  
成膿而愈乎故諸瘡以解毒為主能解毒于早則

輕不能解毒于早則重痘瘡以血氣為主血氣能送毒以灌膿結痂則生血氣不能送毒以灌膿結痂則死解毒之藥多損血氣不顧血氣之虧損而急於解毒是猶不慮我兵之羸弱而急於殺敵也毒熱之損血氣與解毒藥之損血氣其理固不同也夫痘之毒熱錮閉于表裏則血皆爲毒氣皆爲熱然則周身之氣血無非熱毒者何以能灌膿結痂耶且癰疔之爲瘡也已成其形則縱令解毒十分然其形則依然矣豈可化爲痊癒

耶但血氣與毒熱不相混者則潰膿長肉易從事耳夫痘與癰疔之爲病也其形其名則雖不同然毒與熱豈有二途耶蓋聶翁以痘爲神物以毒熱爲痘兒之佳苗唯恐助之而不長寧忍芟除之耶故雖治痘之術卽盡其妙而至治痘之論則多所茅塞學者宜爲聶翁磨礪耒鋤故毒有不必解者又有不可解者若小兒稟賦強壯胃氣好飲食如常者其血氣自旺自能送毒氣以成功其痘自始至終多順症此不必解毒者也

若其稟賦素弱脾胃又弱出痘時飲食又少或瀉或渴或腹脹或手足冷或氣短促或失聲痘或出不快或根窠不紅活或色白而頂陷或當灌膿不灌膿或當結痂不結痂皆由血氣不能送毒氣此不可解毒者也當速用溫補以扶胃氣而助血氣若用參耆歸朮等而力不及卽加入木香丁香桂附等佐之亦不爲過又何可參入芩連旁翹等涼品以監制溫補之力而損血氣乎所謂丹溪未盡其妙者此也

毒之可解不可解者論其証定其方而各在其條下此不復贅焉若夫熱毒之劇易者不可以血氣之剛柔斟酌也如熱毒之至劇者雖柔脆之兒而不得不急發解今欲扶其柔脆益其氣血驅逐其毒熱補益一步則邪亦進一步雖加鞭並馳焉能所稅駕乎

丹溪又教人用犀角地黃湯以解痘毒後人沿其說失其初意相習用之以爲奇妙而不知其害蓋心者血之主心之所以能主血者以其屬火也痘



活心法附註 卷上  
瘡屬心火正藉心火以運用一身之血而成功豈  
心火可瀉而去之乎蓋人身之血溫則流行寒則  
凝滯犀角地黃湯涼心經而瀉心火心經既涼心  
火既瀉則一身之血俱凝滯不行何以運化痘毒  
而成膿結痂乎則內攻之患作而竟以告斃者瀉  
心火之藥實殺之而人竟不知也醫亦竟不悟也  
可慨也

丹溪云小兒氣實煩燥熱熾大便秘結則與犀  
角地黃湯云云又云調護之法首尾俱不可汗  
下但溫涼之劑兼而濟之解毒和中安表云云  
由此觀之丹溪之治法亦未可謂無規則也至  
後人有誤讀而誤治者則雖聶翁之書亦不能  
以溫補無誤殺人者也且聶翁之論心火也特  
平生五行之說耳夫心者五臟之最靈也雖居  
五行之一而寔統五行之政如五味之調如五  
音之和食之聞之者只愜耳適口耳酸苦官商  
不可端倪也而獨以火言之則不能不瀉焉豈  
有毒熱既入心經藉其火而能不死者耶要之

是聶翁之家言。抑禁止寒涼之符籙哉。  
故予謂痘已出之後。未痂之前。凡一切涼心之藥。  
如犀角生地之類。姑禁絕不用。直待結痂後。用之  
解餘毒可也。

若聶翁之論。則痘之熱毒。皆當待結痂後而解  
之。談何容易哉。夫熱毒熾盛者。不發之則表不  
開。不解之則裏不融。不開不融。則痘亦不能出  
齊。起脹雖其既出。齊起脹者。而猶有熱者發之。  
有毒者解之。若謂已出齊起脹者。唯當溫補之。

而不知開融之。則一身之氣血。沸鬱燔灼。釀成  
毒熱。不能灌膿結痂。縱令有痘後解毒之神丹。  
豈可施之於無何有之鄉耶。且痘兒至結痂後。  
則氣血耗衰。精神疲憊。何勝更以解毒藥擠之  
耶。不慮之於始。則不能不憂之於終。是余之所  
以有彼閉此開。爾瀉我補之論也。

或曰。若然。則未收結之前。毒俱不可解乎。曰。奚爲  
皆不可。若其血氣與毒氣俱盛者。脉必洪數。痘或  
初出。卽帶紫黑。或既出而稠密紅紫。內症則煩悶。

燥渴小便赤澁大便秘結此則屬實熱宜速用清涼之劑以解毒如大便秘者量入酒炒大黃微利之可也若其毒氣雖盛而血氣未旺者以解毒為主而兼活血養氣則參耆歸芍之類亦不可離也。

血氣剛強而大便秘結者雖熱毒熾盛者不難施治也若血氣柔弱而嘔逆不食者不急爲之所則血氣將竭豈能保性命耶醫者宜熟計焉且大便秘之久秘者恐非大黃之所能利也。

近世痘方多宗黃西丘其書自始至終俱分順逆險而立三圖說其謂順者不必服藥是也謂險者宜以保元湯加減調治猶近理也但謂逆者俱不可治治之徒勞無益是教人袖手待斃矣其言不仁之甚而貽害于世不少也此爲俗醫圖利計則甚僂而於救濟生靈之術則甚乖也蓋醫者仁術聖人以之贊助造化之不及所貴者扶危救困起死迴生耳若治其易治者而棄其難治者則何以醫爲惟俗醫意在圖利又恐壞名見症有不順者

活心法附錄 卷一  
輒委棄之。彼誠恐利未必得，而徒冒不識症之名。若仁人君子，當爲之死裏求生，豈忍斷其必死而坐視不治。故曰：西丘之言，優於俗醫，而非所以濟世也。且其所指逆症多端，痘瘡稠密者多有之。如初熱而驚悸吐瀉，報痘而先發于印堂司空天庭等處，初出而根窠無暈，既出而色白灰陷，或發水泡，或癢塌，或當行漿而不行漿，或痂未落而寒戰咬牙等症，皆其圖說所謂逆而不治者。予每治之而得生者多矣。柰何悉謂治之無益，而戒人勿治救也。

近年有庠生管樛，編集保赤全書，載痘疹方論，頗爲詳備。然其人博而不精，未諳妙理。所論氣血虛實寒熱等理，多混雜未能融通。所論其症該用其方，多鹵莽又多乖舛，而不得其宜。在明者得之，猶可備參考。若昧者執而用之，鮮不悞事。予恐其無益於世，而反感世也，故表而出之。

寸有所餘尺亦有所不足諸老先生著書垂統  
豈不期發至當確論闢千古之蘊奧耶然皆不  
若聶翁之純粹也故雖朱翁錢翁之名家不得  
免孟浪鹵莽之言也矧緝之不敏雖自知僭妄  
之罪而箕裘之業不忍自棄謹附聶翁之驥尾  
敢伸執鞭之鄙志寸之所餘庶幾補尺之所不  
足耳

闢時醫之謬

痘症與他症不同自初發熱以至於結痂限日限  
時救困扶危當用之藥宜及時而用如救焚拯溺  
不可緩也蓋痘毒發自五臟實動五臟之真氣其  
出痘多者真氣發洩亦多當此之時人之血氣幾  
絕岌岌乎殆哉如油盡之燈不速爲之增油則燈  
焰熄如風中之燭不速爲之蔽風則燭光滅也時  
醫則不然輕視人命而重視財利其愚而不知用  
藥者姑無論已卽稍知用藥者亦不肯及時用藥  
欲因禍大而顯功直待諸惡症出然後乘人父母  
之驚懼而要重利遲延至於血氣已絕不可復續

雖有對症之藥，緩不及事，因而悞人性命者多矣。嗟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欺罔。此輩以貪利而殺人，心術不善，豈無幽責，豈無冥誅，殃必及身，必及子孫，不可逃也。此醫家之害，而病家不可不知也。

西土堯舜之邦也，聖人設教，布在方策。然世至澆季，則禮義掃地，民失恒產，利慾昧心，不顧廉耻，覷然面目，成狗彘行。使聶翁作此論，哀哉！吾東方異於此，講明經義，雖或不及昇平之德澤。

漸斯民也深矣，人各具其肺肝，不至爲此等事，亦復千歲皇化之所浹洽，可不瞻仰哉。

又時醫識見淺陋，未諳妙理，執泥祖傳舊方，不知通變。遇痘症之輕者，猶可動手調治，而自以爲功。一遇危險重症，便束手無策，不能救療，甚至治一家十人，而不活者七八人，則以爲痘症原惡，而不自咎其術之拙。病家亦以爲痘症本惡，而不歸咎醫之拙，殊不知痘瘡常數，若無甚惡之症，而調治得宜，十可十生。間有極惡之症，必不可救療者，十

不過一二今治十人而死者七八何惡症之多也  
無亦術之不精乎予深憫之故不得不爲之著論  
立方也

此論極痛快今日使唱家學者讀此書立當羞  
死耳抑天之未厭虐天罔地殺降爲時豎與瘟  
神疫鬼爲伍結黨嚇病家釣虛譽咎嫁于痘利  
歸于醫豈不哀耶

辨虛實寒熱之異

凡治病必先辨虛實寒熱四症望聞問切無非辨  
此四者而已四者了然于胸中則用藥取效其應  
如響四者不能分辨而執成方以用藥鮮有不悞  
者卽或中病而愈亦幸而偶中也至於痘瘡之虛  
實寒熱尤爲緊要辨之不明用藥多致敗事何以  
成功奈何歷代治痘之家著論立方互相異同至  
於虛實寒熱多略而不辨或辨而不明致令檢方  
者漫無下手處竟不知其症屬虛屬寒當用其方  
其症屬實屬熱當用其方則雖有千百妙方千百  
妙論無益于用也無怪乎自古至今治痘者之多

迷途而慈幼之術踈也。

痘疹之書汗牛充棟偏補者左祖陳翁偏瀉者祖述朱翁間雜以二三詭激之方論建立一家之說雖似新奇可喜而圖式俚歌大略雷同竟無有卓識發明但痘科鍵救偏鎖言雖未免俗套而大醇小疵有可矜式者緝不敏竊刪去韻語不爲義理者隱僻不可強解者而又各附愚說以與此書參考學者因所去就而徵之於治術其幾於鮮過矣。

且痘瘡之虛實寒熱與諸病之虛實寒熱其異同固自有辨諸病有虛者元氣自虛也宜補也痘瘡有表虛有裏虛亦元氣自虛也宜補也此其相同者也諸病有實者邪氣實也可瀉也痘瘡有表實有裏實此則元氣完固而毒氣不能爲害不可瀉亦不必瀉也此其不同者也。

是亦聶翁偏見固執之弊也夫寒熱虛實者病証之根本也溫涼補瀉者治法之綱領也豈有他病可瀉而痘不可瀉之理耶且若所論之証



則特其平平者耳。至夫外則痘出而熱未解，紫黑稠密，蔓延腹背四末，內則胸滿煩燥，讖語不大，便等之証，而猶謂之表裏之實耶？恐雖聶翁亦不得不瀉也。

諸病有虛之甚者，陰有餘陽不足，則寒自虛生，宜溫熱之劑補之也。痘瘡有虛之甚者，亦陰有餘陽不足，而寒自虛生，亦宜溫熱之劑補之也。此其相同者也。諸病有寒自外入者，外感是也，當其在表，宜發散之，久而入裏，則鬱而為熱，宜清解之。痘出

而風寒外襲，宜溫而散之，或外寒入內，而為吐泄諸症，亦宜溫之而已。外不可發汗，內不可清解也。是亦不通之論也。痘出而風寒外襲者，既云溫而散之，而又云不可發汗，則溫而散之者，非汗而何也？既云外寒入內而為吐泄，則豈有清解之之理耶？

諸病有虛熱者，元氣虛，津液竭，而火從虛中起，補之則熱自除也。不必解熱也。痘瘡亦有虛熱者，元氣虛而毒氣肆也，當以補元氣為主，而略兼解毒。

可也。

諸病虛熱，既以補除，則痘之虛熱亦無兼解毒之理。而此兼解毒者，恐非真虛也。蓋見點之際，有熱毒證者，不行發表解毒，荏苒曠日，引至灌膿結痂，則氣血既虛，而熱毒獨存，於是雖精神疲憊可畏，而不得不擠熱毒之肆勢也。是緝之所以有汝瀉我補論也。

三者皆同，而有不同者也。諸病有實熱者，血氣未虧，而邪氣壅盛，單用寒涼瀉之可也。痘瘡亦有實

熱者，稟氣強，血氣盛，而毒氣亦盛，亦單用清涼解之可也。此又其相同者也。今自發熱之初，以至還元之後，俱先辨症之虛實寒熱，而遂立方于其後，令人細心審症，而後用藥，庶不至於虛虛而實實乎，不至於損不足而補有餘乎，不至於以水益寒，而以火益熱乎。然痘之虛實寒熱，較之他病，猶顯明而易察。蓋自見點以至結痂，其形其色，既照然可觀，若又聽其聲音，觀其靜躁，視其飲食之多少，審其大小便之利澁，三歲以上者，診其脉之遲數。

活心法附言 卷上  
洪微其辨虛實寒熱當如黑白之分明而用藥取效易易矣。

至當確論全書之主意總在於此然緝竊疑聶翁之論治方也補之於初起清之於灌膿瀉之於結痂夫痘兒至灌膿結痂之際則血氣耗衰精神疲憊矣假令不扶而起之豈可推而擠之耶蓋毒熱之初起不乘血氣之盛而驅逐之至其成膿成痂耗衰實極雖餘毒橫行而氣血不能制之已無所上越復不能下達所謂精神不

能止邪毒邪毒畜積而不得泄者也繇非瀉之固無如之何耳抑亦出下策。

晰氣血盈虧消長之理

痘瘡全憑氣血成功而氣血之盈虧消長其理精微不可不透悟也蓋氣體天而親上血體地而親下痘之出也其高起之疱氣之位也上也氣宜充焉其四暈根脚血之位也下也血宜附焉疱尖而色白潤是氣充而居其親上之尊也四圍有暈而色紅活是血附而安其親下之分也氣居其尊血

安其分氣血和順而載毒出外此最吉之痘可勿藥而愈也頂陷則氣反親下此氣虧而不能充也法當補氣四圍根脚無紅暈此血虧而不能附也法當補血此其理猶易明也其有通頂紅色成血疱者是血反親上也此症最險必不能成漿至八九日後則癢塌而死然此非血之獨盈乃由氣虧而失其居尊之常故血得以妄行而僭居其位也急宜大補其氣氣充則能統血血自不得泛溢妄行而疱轉白矣世人不識此理見其疱紅則謬認

爲血熱而用涼血行血之劑致令氣愈虧而斃愈速也不亦悲乎故氣血盈虧之理微妙而難識也至於調治痘瘡氣血其氣獨虛者固宜專補氣而不宜補血蓋陽不能從陰陰愈長則陽愈消也其有血虛者多由胃氣損傷元氣不足所致蓋陰必從陽陽生則陰長也黃汝言明醫雜著乃謂血虛而用參耆以補氣則陽旺而陰血愈消甚矣其不明於陰陽消長之理而謬立此言爲世大害也予每治瘦血之虛滑者婦人產後去血過多而大發

熱者婦人血虛崩漏而下血不止者俱用參耆姜附爲主而佐以血藥與升提藥皆獲竒效安在血病不可補氣乎若小兒痘瘡以胃氣爲主則補血必先補氣明矣故氣血消長之理不可不深明也此條自是金科玉條上參造化然盈虧消長之理則活機之妙用所不可測也口能談之誰能信諸心強欲作之解則冥搜暗索亦不免妄言妄聽之誚噫吾道與祝由氏爲伍也尚矣悲哉精炮製用藥之法

凡用寒涼藥品除陽症傷寒熱積痢症及諸實熱等症外其餘若用之降炎上之火用之清血分之火俱有寒因熱用之義須依酒炒酒製之法最爲緊要同一寒藥也依法用之則取效不依法用之則爲害若痘瘡中前後所用解毒諸寒藥皆因毒火燥血而用入血分以涼血活血者是以芩連梔栝花粉大黃等味必用酒拌濕炒燥牛旁子必炒香研碎當歸白芍生地紅花紫草牡丹皮地骨皮之類必以酒臨時洗用此要法也而時醫苟簡粗

活心法附錄 卷一  
率每每不依法炒製而生用寒涼不惟無益而反  
以致害者多矣此其失非小而人不知也不惟病  
家莫之知而醫家亦竟不悟也儻悟其失豈其省  
此微勞而貽此大害哉予故表而出之以訓將來  
有熱者甘草黃耆白芍俱生用虛寒者甘草炙熟  
黃耆蜜炙白芍酒炒

篤信好古者蓋有之吾未見焉後世爲醫者非  
啻製用失其法處劑分量亦不隨規矩至甚者  
則朝行一方暮轉一方仲景未奏功則遽擬東

垣加參著於承氣鎖陽肉苁蓉合之於猪澤之  
劑巴豆未全下咽阿片已在藥臼辛苦甘酸謀  
諸病人溫涼補瀉只窺親戚之所向古人之法  
則束之於高閣君臣佐使任刀圭之所受如此  
則病人免死者幾希而其不悉死者何也病人  
亦寔有天倖醫慳嗇而小其分量一帖之重不  
滿一錢虫蠹之餘氣味已亡熱非熱寒非寒服  
藥猶飲水寔可謂得中醫噫天之好生無所不  
用心而今醫者能用心而與瘟神疫鬼競其伎

活幼心法附言 卷一  
兩不亦左哉。○聶翁之懼寒下，出其天性，然當不得已而用之，則敗毒和中湯加大黃一錢二分，調元化毒湯大連堯飲共加一錢五分，消毒散血湯亦加一錢。夫幼小之兒，而用此大劑，真可懼也。懼而用之者，是真用之也。

初發熱至痘出齊數日內調治法

大槩痘書從序熱至結痂各以三日爲律，又以痘之形狀立種種名目，不管症之順逆，只以日數與名目異其治法，以爲金科玉條，奉之如神。

明今聶翁則不然，見痘誠出齊，則定爲出齊之日，以至起脹灌膿，各論其証而施治，噫數日二字，其義大哉。○有序熱半日而已見點者，又有十餘日而纔見點者，又如症之易者，則始見點而忽起脹，而忽灌膿，而忽結痂，終始不出七八日，而痘事畢矣。至其劇症，則四五日而漸出齊，又四五日而起脹，又四五日而灌膿，凡經二十餘日，而後至結痂，有時醫不解事者，奉一二傳書，死守舊格，痘已灌膿，而用起脹劑，或未出齊。

而既施灌膿劑而詡詡然曰吾以古人法治痘痘其如我何是諺所謂飯匕爲矩者寔聶翁之罪人哉

大凡調治痘瘡自發熱之初見點之時卽須思及何如起發何如灌漿何如收結一動手用藥便要顧首顧尾慎其初以善其後然後次第調治可保萬全也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至哉言也子產於政聶翁於醫雖道有小大良相良醫古今一轍可以爲法則矣

一發熱之初若身熱和緩或熱或退神清氣爽飲食如常則不必用藥發汗但戒葷禁風調護而已蓋痘有順而不必治者不輕治卽所以調治之也此証序熱之至順者也然云或熱或退者發作有時也間有夾癘夾虺夾宿食者宜用心診之不可以其易証忽諸



其或增寒壯熱頭痛壯熱頭痛咳嗽鼻流清涕者多因於外感不可不發散也當視兒強弱而用藥發汗兒體氣素壯實者用加味升麻葛根湯汗之體氣素怯弱者用加味參蘓飲汗之然皆不可出汗太多恐發虛其表後難起脹灌漿也

以血氣之剛柔各異治方者恐非也夫病有表裏內外証有劇易順逆若稟賦之柔脆雖固可深慮而適越者不得不南轅治痘者豈得不發表解毒耶醫者宜觀其症以察病之所在而施

治焉假令柔弱兒得劇証者醫者或姑息或持重不急施治則精神困憊且熱毒橫行而不測之變不旋踵矣宜急藉藥力以幹旋血氣驅逐之而無子遺也

○聶翁之論吾未謂然也升麻葛根湯取之壯實者參蘓飲取之怯弱者病之順逆何管平素之剛柔耶蓋病之順者雖血氣素柔者必多暢發之証則似壯實之兒其逆者雖素剛者必多鬱遏之証則似怯弱之兒方是時也聶翁有何

活幼心法附說 卷上  
所執而分別二方之所主耶。其論似密反疎。若夫二方則仲景氏之所論。葛根麻黃一湯之主証。而寔係病之順逆。雖聶翁之醇粹。而不了古方之意。多年刻苦。不出胸臆之外。遂作此茫茫之論。可哀哉。○發熱之時。其脉浮數。腹狀無大異于常者。揭其被。則翁熱撲面。及按之久。則反溫和。肌膚不燥。唇舌有澤。時時安睡。睡中有微搐搦。吮乳不止者。乃其渴也。夭矯而啼者。乃其腹痛也。仰卧則安。抱則啼者。乃其頭痛目眩也。

雖或吐或下。是為序熱之順証。宜葛根湯。乃聶翁所謂體氣素壯實者也。若惡寒者。腰痛者。目瞑者。哮喘者。肌膚乾燥無汗者。困睡懈易者。是為逆証也。宜麻黃湯。乃聶翁所謂素怯弱者也。○序熱之時。腹中素有塊癖者。或宿食夾虵者。或胎毒腹痛者。因熱發動。直搶胸下。按之則煩叫。及驚惕不能安睡。呼吸支碍。而短促者。皆發癩之兆也。急用紫圓。凡序熱未經發汗。而用紫圓者。必限此証。其他決不可妄用也。若誤而用

活心法附言 卷一  
之則血氣內陷熱毒無所達越則并衝攻胸膈必作壅遏之証慎之慎之

既經發汗而身熱漸緩兒頗安靜者其痘出必稀少此爲順候且勿服藥以待之

聶翁之懼發汗時有此失何則一汗後兒頗安靜乃遽止藥不知調和其氣血是千慮之一失也夫表裏之循環以汗鼓動者必待中和之劑復其常度若方鼓動之時痘之發勢急乘之者輕則煩悶燥渴重則沸鬱譏語如是者雖至起

脹灌膿而不水疱薄漿者幾希矣是非汗之可懼不知中和之甚可懼也

發汗之後或身熱不退而煩躁者且勿峻攻姑少待之其或煩悶燥渴而妄語者用敗毒和中散清之

煩悶燥渴而妄語者其証有五此時若已見點者乃觀其形色察毒之劇易以施治之無復他虞矣若將發未發之際致此証者當熟慮之其脉仍浮數舌上潤而苔不老者更用發汗劑一

也。若脉洪數，舌上乾燥，有黃黑苔者，用解毒劑二也。又有雖用發表劑，而肌膚粟起，不得少汗，而嘔逆者，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湯三也。又有夾癰者，腹中拘攣，頭面手足青筋怒脹，驚惕狂躁者，用大寧心湯四也。又有夾虺者，腹滿疔痛，按之如撫柶索，飲食之好惡，有異于人者，用鷓鴣菜湯五也。夫癰與虺，方見點之際，輒致壅遏，須常識之。此五証中，尤以當歸四逆証爲劇篤，多致壅遏。若大便不通者，兼用桃仁承氣湯，不

可妄用紫圓，必致失血之變。此証與下溫中益氣証相似而相反，論詳其條。

切不可輕用傷寒家柴胡黃芩乾葛花粉等清解之劑。此藥若用差一劑，解虛其表，至七八日後，漿必不行。雖極力補助，莫能救療，其瘡枯焦，瘳塌而死矣。

是何言也。是何言也。緝雖不敏，不得不爲聶翁之諍臣也。夫煩悶躁渴之毒，固非此四物所能解也。故聶翁雖用之，而終無寸功矣。且痘之焦

法公小法附言 卷一  
枯也。漿之不行也。由不知中和解毒也。計不出此。荏苒曠日。及至結痂之期。其毒無所歸。忽見痒塌之變。不忍坐待其斃。背城一戰。不得已而用解毒劑。雖似老煉持重。而謂之玩兵逗留可也。

蓋痘瘡以裏爲根。以表爲基。一虛其表。是猶築室而圯其基也。是以治痘與治傷寒大不同也。近時管櫛著書。不知此理。而首以發表解表立說。豈謂痘疹可與傷寒同治乎。惑世悞人。爲害甚大。姑舉

其一。以闢其餘。

根猶基。基猶根。聶翁作室。豈以屋爲根耶。其室必倒懸。植樹以枝葉爲基耶。其樹必倒栽。治人以表爲基與根耶。五臟六腑爲屋與枝葉耶。何不思之甚哉。且所謂表虛者。非發表之咎也。不知中和解毒之咎也。

或有腹痛腰痛而煩悶者。此其毒氣誠重。然只當用此敗毒和中散主之。大便秘則加酒炒大黃微利之。聽其痘毒出外。則內痛自止。然後看其痘。或

稠密或紅紫帶黑又議解毒可也。

宜哉聶翁之懼解毒也。夫腹痛者桂枝加大黃湯証也。腰痛者麻黃湯証也。是則病之陰陽而証之順逆也。固古人法言不得不由之。豈可混耶。學者信古不篤。講學不深。冥搜臆測。妄投解毒。若其悞下之變。則血氣內陷。毒熱合併。上撞胸膈。表裏阻塞。上下關格。至此時而痘之起發。豈可望耶。宜哉聶翁之懼解毒也。殊可歎者。遇發表之証。不知施中和於後。故有表虛之患。遇

解毒之証。不知施發表中和於前。故有內攻之虞。是以懼發表解毒。甚于砒鴆。老婆深切。諄諄叮囑。而聶翁至老死。終不悟所以悞治之由。可歎哉。

切不可純用寒涼。以阻遏其毒出之勢。立致內攻。告變。世人不知此理。多純用寒涼解毒。或用硝黃峻下。因而速斃。而卒不悟者多矣。

序熱之初。先發表者。猶墾田也。次和中者。是通水澤也。次解毒者。是耘惡草也。夫痘猶苗也。勃

然競出者固其性也。然不起發者，非癩卽虺也。若非此二者，則毒熱更熾盛，而煎熬氣血，壅遏出齊之路也。宜用紫圓以祛其死鬱，其大便臭惡爛穢者，頻頻用之，數十下後，便色如鶩黃而止。故解此等毒，消黃之微力，不能芟除毒根，是非解毒之咎也。不大解毒之咎也。

當時令衆人出痘，時小兒或有發熱稍緩，其熱或作或止，其紅點或未見，或微見而未明，或是出痘，或非出痘，正在疑似之間。當此之時，不如且勿服

藥，以待其自定。但禁風禁葷，調護之而已。所謂不輕治，正所以深治之者。此也有等富貴之家，珍愛大過，見其如此，屢投以清涼解毒之劑，不知若是痘症，則其毒氣發動於五臟，勃勃欲出外，其勢決不可阻遏。屢用清涼，阻遏其勢，卽所以迫之內攻而禍速矣。故犯此者，多有報痘數日，卽煩悶驚搐而死。此解毒之劑，殺之也。正如寇在宮牆之內，不逐之出外，反遏其出路，圍而攻之，宮中之人，有不受殘害者乎。然醫者曰：吾用解毒藥，何至於殺人。

清心法附錄 卷一  
既不自任其咎。病家亦曰。彼用解毒藥。何至於殺  
吾人。亦不歸咎於醫。殺人於冥冥之中。而已不悟  
也。人不知也。噫。亦可悲也已。予故表而出之。以戒  
世之愛而反害者。

凡痘發表之。中和之。解毒之。內托之。而出齊。而  
起脹。而灌膿。而結痂者。是治痘之法則也。今富  
貴之家。殘刻爲政。不顧禮義。草芥人命。猶積枉  
財。無廉無耻。唯利之殉。聚貨滋多。則蓄怨益厚。  
衆心所扼腕。天亦不能偏覆。然其人強暴。而無

隙可乘。或祖德未泯。惡貫未盈。未可遽斃。且梟  
惡之性。見他人子。則如糞土。視其子。則如心目。  
譬之猶猛獸鷲鳥。搏取他生物。以哺其子。於是  
乎上帝命天。岡地殺降。爲時醫。藉其手。以賊其  
所愛。使夫受慘哭痛楚之報。而後殃及其身耳。  
噫。天亦巧哉。不然。未見可下之的証。而遽用清  
涼解毒者。豈有此理耶。豈有此理耶。且此等時  
醫。皆代天行青災。亦瘟神疫鬼之類也。豈可以  
醫事責之乎。



活幼心法附言 卷一  
語曰久腊者毒必厚痘毒稟於胎元伏於五臟其輕者無論已其重者深藏久蓄不爲不厚矣一旦觸發于倏然忽然之頃其勢猛銳欲出斷不可禦是以必藉氣血載毒出外成漿結痂然後毒散而功成此病機亦化機也

精神之活機氣血之幹運乃是五臟之妙用不測耳豈有復爲痘毒之窠窟養賊而自遺其累乎雖聶翁之妙算緝未信之

此豈若諸瘡之毒可以驟然而解散者故解之於既出之後是順其欲散之勢猶爲近理解之於未出之先是遏其猛銳欲出之勢其禍甚速如初決之堤水勢排山而欲捧土塞之有是理乎奈何自古治痘之家其卑者固不足道其高者亦未深悟此理每每於痘瘡發熱之初欲出未出之際輒以解毒爲主且曰服其藥則毒可解而痘出必稀不知痘之稀由其初受毒之輕耳豈將出之時所能驟解乎致啓後之庸醫訛以承訛見痘瘡欲出未出之間毒氣熾盛則多用寒涼以解之或妄下以

解之。彼自以爲對症之妙劑。而不知反致內攻之  
奇禍。至於殺人而終不悟。前覆而後不鑒。其禍又  
無窮也。予覩近時庸醫治痘。多犯此失。以致童幼  
數日而死者甚多。則皆茫然委於症惡難救。而舉  
世莫覺其致死之由。殊可矜惻也。故不得不再三  
發明其理。以救將來。

序熱見點之際。未經發表中和。而遽用寒涼。妄  
下之者。固非矣。然聶翁嚴禁解毒。余亦未以爲  
是矣。夫堤之決也。雖不可禦。而早隨水勢而利

導之。則冀不至排山耶。痘譬之水。奔流者其順  
也。雖暴漲不足憂。而岸缺沙壅。洪流方割。襄陵  
滔天。則其逆也。蕩蕩浩浩。誰能又之。故痘毒逆  
襲而阻遏血氣者。逆也。宜發表而導其壅塞也。  
血氣奔流而驅逐痘毒者。順也。宜用中和而助  
血氣也。今痘用發表中和。然後熱毒在胸間而  
煩悶者。用寒涼結腸胃而讖語者。下之。如此而  
致內攻者。未嘗有焉。緝嘗觀御馬者。而得治痘  
之法。其奔走馳騁者。痘之性也。其不能進者。有

羈紲也。今御馬者不解羈紲，不正啣勒而遽鞭之，而不介倪闔扼，狡憤怒蹄者幾希矣。故治痘者先用發表散其外襲，是解羈紲也。次用中和調其氣血，是正啣勒也。次用寒涼下劑擊其鬱毒，是加鞭也。然後灌膿結痂，宜從轡索之緩急，則周旋騰驤，唯其所欲矣。故未經發表中和而用寒涼下劑者固非矣。然聶翁深懼悞治致內攻而嚴禁解毒，不慮毒熱橫行者，余亦未以爲是矣。

發熱之際，有偶感風寒，飲食停滯而腹痛者，用升消平胃散一劑，其痛立止。

夫風寒與停滯，自有內外之別，其病已爲二途，則難以一方主之。宜先用發表劑散風寒，風寒散後，停滯猶在者，宜用消導劑。此証若有其熱伏而時時微惡寒，或嘔逆，或下利，沈沈默默，不欲飲食，應對怠倦，身體疼重，手足懈怠者，若得前藥而豁然開暢者，甚佳兆也。若猶不了了者，必致熱毒壅遏，爲劇篤証。若心下築築動惕者，

急與當歸四逆加茱萸湯故序熱中甚穩靜者多以其易狀忽諸然間有陷陰症者謂之壅遏証醫者宜用心而診之

然停食作腹痛與毒氣作腹痛其症不同停食痛者其痛多急疾而啼叫必甚多在臍以上痛面必青白唇淡手足冷毒氣痛者痛稍延緩而有作有止多在臍以下或連腰而痛面或紅色而唇紫手足不冷此兩者必分辨明白方可用藥

論證嚴覈定方精微是聶翁之所以爲醇醫也

序熱兼停食而腹痛者必從嘔吐下利而發也若否者乃心下痞鞭痛不可近手也宜急下之又熱毒腹痛者其初起乍急乍緩如有如無病家不以爲意多不告於醫醫者若按其腹狀微有拘急必問而識焉若曠日持久結爲毒母至灌結之際乘其虛而動或爲衝心或爲寒戰咬牙者皆自此毒母而作焉決不可輕視矣○又腹痛連腰者必有外襲之邪不可妄下之若悞下之必致結胸壅遏之變故治此証者先用麻

黃湯發其汗。汗出後其痛猶在者，用解毒劑。  
發熱之際有嘔吐者，有泄瀉者，有吐泄交作者，全  
要辨虛實寒熱而用藥。

序熱之際有此等証，古今痘書見以為固當，未  
有論定之者，是亦聶翁之所以為貴也。

或吐泄交作而胸腹痛甚者，此感寒而停食也，仍  
用前升消平胃散主之，一服立效。

服此湯後吐止泄斷，停食已消而胸腹痛猶甚  
者，當更發表，用桂枝湯發汗之後，其痛猶甚者，

當下痘毒，用紫圓，又有發熱頭痛汗自出而吐  
泄，用此湯不愈，若心下痞鞭痛者，乃用大柴胡  
湯。若無痞鞭而腹中雷鳴者，多屬附子劑。

或胃氣弱而有寒，嘔吐不思飲食，或食下即吐，其  
吐多順快而無聲，面青白，唇淡，精神倦怠，宜用參  
砂和胃散主之。

熱毒劇者，稟賦素柔，則難驅逐之，而縱其橫行，  
則雖不經妄下之悞，陷作陰狀，內結胸膈，則血  
氣衝逆，終致痘勢壅遏，急用當歸四逆加茱萸

或脾氣虛弱，飲食不化而泄瀉者，其泄滑利而色帶白，宜用木苓調脾散主之。

前証謂之胃氣弱，此証謂之脾氣虛弱，蓋以吐屬胃，以瀉屬脾，然他病吐瀉，猶可以脾胃論焉。此際之吐瀉，則序熱之變証，或感風寒，或因熱毒，何預脾胃之強弱，寔時醫之偽辨，千古之陋習也。雖聶翁之醇，猶不能脫此窠窟，惜哉。○此症多宜發表劑，其表位循環，則血氣舒暢，而瀉

自止。

或有毒氣作吐瀉者，其吐必酸刺而有聲，神氣不甚困倦，其泄必黃色臭穢，雖或吐泄交作，胃腹多不痛，此則毒氣由吐瀉而發洩，所謂吐泄為順候，而不必止者，惟此一症耳。若虛寒吐泄，與此迥異者亦多矣。

熱毒以吐瀉發越者，固順也。然袖手玩視者非也。夫序熱初起之時，因血氣之鬱發，而作吐瀉，必發熱汗出，安睡一餉時，醒後爽然而進乳食。

者尤爲順候。然猶用中和以助血氣。若熱不快發而鬱結胸間。不以吐瀉而發越者。用當歸四逆加茱萸湯。若痘已見點而熱猶未退。吐瀉亦不止者。若痘色有毒。乃用涼膈散。若便色臭穢黑爛者。雖數瀉者。猶用紫圓。又有痘不紫黑。便色鶩黃者。雖似熱毒劇者。外感也。且虺與癩。尤作此際熱毒之狀。甚難辯別。診者宜潛心焉。張潔古等乃一槩謂痘前吐泄。慎勿亂治。而多吉。並不分虛實寒熱。何其孟浪之甚耶。

難哉治痘之法。夫張翁乃醫中之翹楚。猶不免聶翁之斧柯。古人以一小兒比十婦人百男子。豈虛言邪。學者宜勉強也。

身熱至二三日後。痘欲出不出。或煩悶驚搐。或狂言譫語。切不可驚惶失措。須詳審虛實寒熱。而治之。要知此等症。皆由毒氣在內。不得宣發於外。而作。然毒氣不得宣發。症有不同。不可不辨。

此以下數條。寔治痘之難題目。而平易論起。實論實事。無半點假飾。與謾作詭激之說。眩惑俗

人眼者大不相同也。

有毒氣壅盛於內不能驟發於外而驚搐狂躁者宜用清解散以宣之。有內毒本盛外爲風邪所束鬱滯不得出而驚搐狂躁者宜蕪解散發之。又有氣血虛弱送毒氣不出而驚搐狂燥者宜用溫中益氣湯以托之。辨此驚狂諸症最宜精詳觀形察色審聲問症又參之以脉然後可以分別。驚搐狂躁乃痘中一大關節醫者若乘此險當厲叱馭之志也。

察其痘形紅紫面赤唇紫聲音亮口氣粗手足熱脉洪數此毒氣壅盛者也。

此証恐非清解散所能治也。若証之痘必不能快發熱毒鬱結而作驚狂若未經發表者急用發表劑汗出後數脉稍緩呼吸稍暢而手足煩熱稍減者用中和劑若汗出後有驚狂更甚者用解毒劑兼用紫圓其大便有毒者雖下利數十餘而續攻之至色如鶩黃臭無惡穢而止若毒便下盡痘色亦紅活而有驚狂滋甚者非癩



必虺宜須辨別焉。且初用紫圓時，若有失血之兆，急當防其變。

或形色多同前，但聲重鼻塞，或鼻涕，脉浮數者，此毒盛而為風寒所束者也。然此症多在寒涼之月，或不謹避風寒者，然後有之。

若此証痘輕而外感重，急用發表劑。若有熱毒劇而拘束氣血，阻循環路者，初起似外感耳，豈得熱毒充滿表裏，更有風寒侵入之餘地耶。均之壅遏之兆也。用當歸四逆加茱萸湯。

察其痘形，淡淡在皮下，不見紅活，唇淡面白，或帶青脉，又遲緩，雖煩躁驚狂，謔語，亦是血氣虛而送毒氣不出者也。三者分別明，而用藥當一劑之後，痘出而驚狂定矣。

溫中益氣湯之方論，則聶翁之發明，千古之卓見。此書一部之眼目也。此証甚，則至唇舌燥裂，出血，然不結苔，有腹中拘急，而無心下鞭滿者，孝者當開一雙之慧眼，闡揚此方之大光明。○有一時醫，僅讀聶翁之書，未能研究其理，適用。

活心法附言 卷上  
此湯而得功。謾誇以爲凡百痘症。可以此一湯而悉治之。雖在大毒壅遏証。意氣揚揚。不辨寒熱虛實。復何問劇易順逆。見痘隱隱輻湊於肌表。以爲淡淡在皮下者。見紫黑如煤。以爲不見紅活者。見唇灰黑色。以爲唇淡者。見面色黧澹。以爲面白或帶青者。見脉沈細。以爲遲緩者。雖有其心。下痞鞭滿。腹脹不大便。繞臍切痛。呼吸促迫。煩躁悶亂。尿血便血。滿身火熱。謔語如見鬼神。不食不寐等証。可爲大毒熱之徵者。而覘

然不顧。以此湯投之。甚者加附子。丁子。以煽燦毒熱。熬煎血氣。至痘疱潰爛。無涓滴之膿。九竅出血。聲音嗄絕。不能呻吟叫哭。而焚死者。比比是矣。噫。聶翁著書。以戒解毒妄下。而致內攻阻遏者。豈憶溫補內托之悞人。復又如此。此輩時醫。固雖瘟神疫鬼之徒。抑聶翁之極重罪人哉。昔人謂痘未出之前。驚搐爲順。而皆不必治。豈其然乎。

聶翁之言。寔是矣。假令序熱驚搐誠順。而十百

中偶有不序熱者，豈可袖手玩視乎？可謂不思之甚矣。

幼兒欲出痘，有發熱二三日，全無痘點形影，而忽然驚搐，狀與急驚風一樣者，此亦毒氣壅盛，不能宣發所致，宜用前清解散以宣之，痘出即驚定矣。若醫者不知是痘，而誤作急驚施治，或單以寒涼投之，或以驅痰藥峻下之，其兒必死。何者阻遏其毒，使不得出而內攻也。故未痘之兒，若遇此等症，即當經疑恐是出痘。

幼兒之發熱也，其軀殼固小，而血氣幹旋甚駛矣。故不勝其慄悍之發勢，而爲驚搐者至多矣。有因胎毒發動，腹痛而發者；有因外邪而發者；有因乳哺失節而發者；有因失手驚動而發者；有因頭瘡痛痒而發者；其發也似陽癘，則一也。然診其脉，按其腹，參以其証之順逆，則病之形勢不能逃其端。矧發熱已經二三日，則雖無一點痘影，豈難辨痘不痘耶？何至遽用寒涼驅痰劑耶？於此等疑似之際，不能辨別其証，則不可

以言醫矣。

又有發熱稍輕。至三四日。而痘尚隱隱不出者。最要詳察。不可一槩認爲毒輕。痘少而漫不加意。若發熱和緩。精神清爽。飲食如常。出痘少而點數明。頭粒尖。漸漸長大紅活。此爲毒輕。痘少無疑矣。

初發表而熱與汗發。次解毒而毒與大便解。然後其痘粲然如珍珠和朱砂。不嘔不渴。舌上無苔。腹中調和。善進乳哺。而後用中和劑。而任其自然之勢耳。

若身熱雖輕。至三四日。而怠倦嗜卧。不思飲食。所出之痘。影影淡白。點粒不明。此非痘毒輕少。亦是血氣虛弱。送毒氣不出也。急宜用前溫中益氣湯。以托之。甚者必連服二三劑。痘始出齊。其痘必多。發三四日之熱。而痘影未明。如驚狂証。則前論已詳之。復有此等沈靜嗜卧証。其中又有血氣柔弱。與熱毒壅遏。其血氣柔弱者。固是溫中益氣之的証。百發百中。不失正鵠也。若脈細沈緊。腹狀拘結者。乃毒熱壅遏。血絡逆行。急用桃人

承氣湯防其奔潰。若至一二便失血，寔屬難治。若因其安靜，袖手玩視而不急托痘出外，延至五六日後，毒氣內攻，須臾告變，不可救療，甚足畏也。昔人熱輕則痘輕之說，可盡信乎？而六日以前，痘未出齊，勿用溫補之說，可盡拘乎？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聶翁之謂也。方其安靜之時，醫者不以為意，伏竄之毒，卒然起發，則始以為稀痘者，俄然作極惡之証，其咎豈有所逃耶？昔人之說固非知痘者，六日以前不用溫補之

說，非啻不知痘，未知補瀉之理者也。

自有方書治痘以來，其時不啻二千年，其人不啻數百家，然皆詳於已出之後，略於未出之前，深言出速而稠密之危，不言留中而不出之禍，不知已出之毒外寇也，未出之毒內寇也，出速而稠密者外攻也，留中而不出者內攻也，內寇與外寇勢孰急，內攻與外攻禍孰烈，故痘已出而死者，多在旬日之外，痘不出而死者，多在六日之內，徒知禦外寇而不知逐內寇，自古以來，諸賢之為計疎也，然

其失計安在。惟在痘未出而急於解毒。緩於逐毒也。不知未出之毒不可解。說已見前但當汲汲逐之出外也。予深悟其理而明鑒其失。故長顧却慮。爲未出以前諸癍討法。惟明辨其虛實寒熱。以施治。實熱者宜發其壅滯。以逐毒出外。虛寒者補助其氣血。以逐毒出外。至於急用寒涼。遏毒內攻等弊。則諄諄致戒。不厭再三。一以救前哲之失。一以開後人之迷。雖岐黃復起。不易吾言矣。

解毒於未出痘以前。而致內攻者。寔未知醫之

道者也。聶翁逐毒之論。數百年前。旣得吾心。宜發壅滯者。發表也。補助氣血以逐毒者。中和也。微聶翁吾誰適從哉。

一發熱至三四日。報痘形如粟米。口鼻腮耳年壽之間。先發數點。淡紅潤澤者。最吉。不必服藥。

如此之吉痘。而驟服參芪。沸騰氣血。告意外之變者。必於富貴之家。時或有焉。與前所說。一瀉一補。如合左券。噫。何瘟神疫鬼之盛哉。

若身熱一二日。卽出痘。先發於天庭。司空印堂等

處者。或一齊出而稠密者。或乾枯而紫黑者。或成  
片不分顆粒者。皆血氣凝滯。而毒氣肆行。最爲可  
憂。急宜活血養氣而解毒。用調元化毒湯。

凡物不得兩全。則自然之勢也。方其熱毒之燎  
原。則只當撲滅之。寧顧其他耶。一施解毒之後。  
乾枯者生光澤。紫黑者化紅活。而不分顆粒者。  
勃然起脹。則萬萬之大幸也。今如此湯。既調其  
元氣。又化其毒熱。更欲補解毒之虧損。譬之欲  
逐盜而閉戶牖。盜豈有出路耶。解毒之法。既詳

于前。

若痘出不快者。其症不同。最宜分別。有痘色紅  
紫乾枯。或密如蚕種。或一片不分顆粒。身熱大便秘  
秘。而出不快者。此毒氣鬱滯。血氣不流行也。用前  
調元化毒湯。去參著加小川芎清之。

參芪若可去。則調元二字亦可去矣。噫。聶翁可  
謂護短之甚哉。何憚不別製一方。蒙以純解毒  
之名也。蓋治此等之証。猶拘不可解毒之家言。  
故雖遇如此証。亦各以調元二字救之耳。噫。聶

活幼心法附錄 卷上  
翁可謂護短之甚哉。

有痘色淡白，飲食減少，身涼，手足冷，小便清，大便滑，而出不快者，此氣血怯弱，不能載毒出外也。用前溫中益氣湯托之。

此証怯弱者，固當然矣。然必不滿三四分者耳。豈有密如蚕種，或一片不分顆粒者，而身體涼冷，二便清滑之理耶？若有之，則脫陽之証也。其中必有以夾証而暴厥者，如緝所見者，痘密如蚕種，其色見之而淡白，視之乃紫黑者，內鬱皮

底，用發表，又用解毒也。又一証如前，而默默不省人事，此中寒也。用黃辛附湯。又一証，其大便臭穢，心下痞堅，腹中疝痛，此停食生蠅也。用大承氣湯加鷓鴣菜。

有鼻塞聲重，咳嗽惡寒，而出不快者，風寒蔽之也。宜發散之用，加減參蘓飲。

見點之際，有外襲之証，則邪氣雖微，壅遏有力，宜急於諸發表劑中，隨証治之。然易証當有此事，豈有痘毒充塞於表裏，而風寒襲入之餘地。



活身心法附言 卷一  
耶蓋鼻塞者毒熱上攻也聲重咳嗽者毒迫于  
咽喉也惡寒者熱與血氣相搏也以此參考宜  
一汗後復更求之於解毒中  
帶熱服但不可出汗

此是加減參蘓飲方後之文也禁戒發表解毒  
者聶翁之家言也然使感邪之人既服發汗劑  
又使之不出汗猶強人食與酒曰汝勿飽醉也  
是豈理耶

或有因邪穢所觸伏陷而出不快者其痘必癢宜  
用平和湯解之外以蒼朮紅棗沈檀等燒之以辟  
其氣

銅山西崩洛鐘東響聲氣所應求水火所流就  
皆有因然矣故邪穢所觸必有內感之者而後  
致伏陷成痒塌而其所感者癩耶虺耶抑痘之  
熱毒耶醫者宜講論詳悉之而後施治焉木棗  
沈檀豈能了事耶

痘正出時有忽然傳風眼直視牙關緊者此調護  
不謹而為風邪所襲也且勿輕用驅風峻藥宜用

薑附湯

出齊之際。風寒外襲者。阻壓勃然之勢。則必致上衝發癩。宜急用當歸四逆加茱萸湯。而發風寒於表。兼用紫圓。而解鬱毒於裏也。

出微汗卽愈。

此是姜附湯方後之文也。其然矣。豈其然耶。外襲壅遏而發癩者。固非痘中之易証也。痘之初起。出沒無常。若熱毒內陷。上搶胸膈。癩假其勢。十倍于他日。方此之時。纔出微汗卽愈耶。談何

容易。若有萬一不愈者。束手而止耶。蓋聶翁懼時醫狂妄。每論劇証。必先戒峻藥。矯枉過直。不知發欺人自欺之論。然亦足見過知仁。李者遇此等証。則宜體諒其意。而別抉開一隻眼。痘正出時。身微溫而不熱。不寒者爲佳。或熱輕和緩亦無妨。

見點以前。旣經發表。汗出熱散。而後身溫及和緩者。寔無妨也。若有未發熱汗出。而痘忽見點者。宜并考熱伏毒鬱之証。

惟大熱者可憂。若出齊發熱，尤可憂。其痘必稠密，必紅紫，必乾枯，仍用調元化毒湯去參芪主之。

痘既出未出之際，診其脈，按其腹，觀痘形色，以察毒之劇易，探情徵証，以諦熱之順逆，參考之於發解中和諸方，當急芟除之，無子遺。蓋序熱以來，未見顯然惡候，則懷手玩視，不知不覺，縱熱毒橫行，及致如此証，內熱吞冰，破膽失錯，雖有一二可憂，三必之論，復何益哉。○又有疾家出齊起脹之際，不知所畏，病至若証，始覺可驚，啼

噓服臆而乞憐者，雖復無所措手，而焉忍使懷抱之兒，委溝壑，且萬死中求一生，然而不為愧於刀匕也。若兒生素無病，腸胃調和，毒熱不內伏，不夾癩虻，善食善眠，且發熱時有嘔吐下利發汗，而幸泄越毒之太半者，尤可矣。若痘未全出齊，熱猶未解者，與解毒劑。若痘已出齊而熱稍解者，與中和劑。不拘日數，頻服幾劑，觀其痘色紫黑稍散，微見膿漿，乃用允升湯。

看痘出齊與否，以脚心為驗。脚心有痘，則出齊矣。

若痘稀少者不必拘此。

小兒初生二三日內不噴嚏者俗謂之啞兒其啞與不啞則未悉驗然不噴嚏者爲胎毒上攻之徵則明矣今按痘亦如之噴嚏則表熱已解故爲出齊之徵脚心者下體之極且皮厚猶鑽透者可知和盤托出。

肉食不可太早必待痘出齊而身不熱方可食猪肉若熱未退而食肉以助火邪必成大患鷄肉首尾俱不可食惟起脹時怯弱者可食以助行漿壯盛者亦忌之諸魚皆腥牛羊皆羶痘家最忌並宜禁絕。

車服異俗貴賤異養矧物有古今產有南北洛酪吳蓴木芰陸茶未可預定然其大抵如聶翁所論只猪鷄之肉難消化小兒不勝食之且國俗多不喜者故以魚肉無毒者爲可矣。

痘疹活幼心法附說卷上

異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currently empty, typical of a ledger or record book.]

沈氏八法附言  
卷一  
精  
韓行洪  
邦木

